

物種與人性

1987年6月6日，當最後一隻黑海雀悄然死去，這種南美洲特有的珍稀雀科鳴鳥，就此在地球上永遠消失。而最終難以開脫殺手罪責的當然還是人類。

現代科技社會，隨著人類慾望的不斷膨脹，居住於同一地球的其他物種，其生存境遇已經日益惡化和艱難，這是奢靡無度的人類始料不及，也是難以抵賴的。

誰都知道，地球是太陽系中惟一有生命物種的星球。地球與太陽保持了生命所需的距離，其光合作用、充足的水與適宜的溫度，創造了生命物種的誕生和延續的必要條件，但應該明白的是，這些條件惠及的應是地球上的所有物種，而絕不僅僅是人類。況且，動物和植物的新陳代謝，還為人類更舒適的生存環境提供了足夠保證，人類本應心存感激和感恩才是，而遺憾的是，情況卻非如此。

據《中國人一定要知道的科學常識》一書記載，科學家普遍認為，地球誕生於45.5億年前，此後相繼誕生了大約10億個物種，現今卻祇留存下來1%，那99%的物種，都沒有逃過在漫長生物進化過程中因自然災難而慘遭滅絕的種種劫難。而隨著人類的出現，這種滅絕速度更是日趨加快。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每過一小時就有一種生物滅絕。造成這種後果，相當多的是人為因素，諸如生態的破壞、環境的污染、人類的盲目開發、肆意虐殺，以及不斷昇級的核軍備競賽等等。

達爾文「進化論」的問世，標誌著人類自我認知水平的一大飛躍，其負面影響也很明顯，這就是為自以為是的人類找到了「弱肉強食」的堂皇根據。於是人人堅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強人法則，人人奉行「成王敗寇」的立身邏輯，於是在登峰造極、無往不勝的人類面前，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必將甘拜下風，成為不堪一擊的弱勢群體。「地球者人類的地球，天下者人類的天下」，以至於，已經不可能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制衡人類的肆無忌憚了。

而事實上，我們既然承認世界上的所有生命物種都同屬地球村和地球家族，都是通過各自漫長的遺傳、變異而進化來的，那麼彼此之間就應該是一種鄰居關係，彼此休戚與共，平等善待。那種把「人權」功利化地僅應用於人類自身，而對其他物種視若草芥，殘酷虐殺，無異於自掘墳墓。由此我們理解了，瑞典兒童文學家同時也是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格倫女士何以認為：即使豬，人類要殺它吃肉，也不能違背人性，強加其死亡痛苦，而有辱豬的尊嚴。這樣的呼籲，既是遵從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也基於一種唇亡齒寒的危機意識。

因為，我們這個地球的所有角落，所有物種，都像需要陽光一樣，需要人性光芒的溫暖照耀。

腹有詩書氣自華

時下有钱有閒的人多了起來，垂釣便是其高雅的休閒運動之一。

每每到以心志淡泊，飄逸灑脫著稱的漁人，其中不乏垂釣高手，也不乏飽學之士，與其同行、同樂，必然是談笑風生、妙趣橫生的幸事。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同一行列中，若無一因才學敏捷而顯得有生趣的人，玩興勢必銳減，沉寂甚或索然無味。這就向我們日漸壯大的漁人隊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相互切磋釣技外，是不是也要比試比試其他方面的技藝？比如你到野外去，到海邊去，一路上觀賞風景，面對片片白雲，陣陣濤聲，如果祇會喊幾句「真美呀」之類的贊語，與「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才乏詩人的遺憾，肯定是相同的。江山如畫，還得靠人將其描摹下來，吟詠出來，這才對得住自然美色；才能够在垂釣中感受與魚嬉戲樂趣的同時，以獨特的視覺感受自然风光的魅力，適時地打發對美好人生的情感。而這些感應能力、欣賞能力乃至歌詠能力，就得靠文化積累。

記得《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少男少女因閒得無聊，遂作興結了個「海棠詩社」。從此，一幫人吟詩作對，算是找

默讀年齡

電影《西西公主》的原型，那位風華絕代的奧地利皇后伊麗莎白，38歲以後宣佈不再拍照，所以無人知曉她遲暮的模樣。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更使人浮想聯翩，當一個人人眼看著自己的青春呱呱遠去，該是怎樣的一種心境？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時間，恐怕沒有任何一樣東西不會褪色、凋零、衰敗。所以，女人無論美醜貧富都有一個通病——怕老。因此，到了一定的年紀，年齡便成了女人最大的威脅。為了留住青春不惜折磨自己的臉和胃，又是美容，又是減肥，甚至動刀子整容，歇斯底裡地往年輕上整。可是青春真的留下了嗎？

當然啦，面對一年老似一年的窘困，不要光說女人怕得要命，男人也是一樣。法國作家馬塞·帕格諾爾67歲時，出席馬賽市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的開學典禮。他對學生們說，他的姓名用斗大的金字寫在學校大門的上面；可是，他寧願看見它們以紅色小字寫在學生名冊上。

年齡真是可怕，不僅改變著你的容顏、體態，還改變著你的心境。無論你怎樣留戀，它都不會稍事停歇一下。難道歲月就真的冷酷到底了嗎？

不，它用它特有的方式愛著每一個年齡段的人。

兒童無憂無慮，天真爛漫。他們緋紅的笑臉，清脆的笑聲，甚至於走路的姿態，都像天使一樣可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作為台灣的高產作家，林清玄曾出版了六十多部散文集，連續七次獲台灣「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秀獎和台灣報紙副刊專欄「金鼎獎」等，可謂人氣十足。可是，最近他來大陸訪問，在廣東珠海文化大講堂上演講中提到的一個小故事，卻給人很深的啓迪。

因為在30歲前幾乎把台灣文壇上的所有獎項都得了，林清玄便感到沒有動力了。於是，為了調節心情，尋找新的感悟，他就推掉所有的工作，到山區去閉關，追求生命最高的境界。

因為閉關也要吃飯，每隔幾天他都要到山下買東西。一次下山採購，他站在一個水果攤旁邊，突然有人跑過來對他說，請問這個水果多少錢？林清玄很生氣，我是一名鼎鼎的作家，你居然把我當成賣水果的，難道你看不出我身上的作家「氣質」嗎？

於是，他跑到賣花的旁邊站著。又有人來問他：老闆，這個玫瑰花怎麼賣？他跑到賣肉的地方，還有人跑來問：老闆，豬肉多少錢一斤？

這件事給了林清玄很大的啓發。你跟所有人是一樣的，都是一個肉體的人，別人不知道你是誰很正常。很多時候，你的煩惱緣於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美國著名的小說家、戲劇家，曾經兩次獲得普利策文學獎的布思·塔金頓也曾有過類似的經歷。

夜枕九寨溝

曾到四川某地出差幾日，那裡離旅遊勝地九寨溝不遠也不近。費盡心機地擠出半天一宿的時間，到這個童話世界中感受一番。

果不其然，這上天恩賜的美景如夢如幻，山間五顏六色的植被配合五色海，那絢麗的自然色彩如綠煙紅霧。以美術為職業的我，很快在眼中詮釋出一種色彩衝擊的震撼，而這一切要麼是數碼攝像機液晶屏上的原景再現，要麼是我速寫本中的記錄。

時間有限，我戀戀不捨地離開了「五色海」，繼續向前趕，捕捉這誘人的仙界中的美景。雖說這時候不是旅遊旺季，但我還是發揮了自己的激情和想像。正如黃賓虹曾說：「師古人尤貴師造化」，純從真山水面目中寫出性靈，不落尋常蹊徑，是為極品。」

還未到達目的地，便遠遠聽到諸日朗瀑布聲震山谷的回音。這清純如鏡般的水流像銀河飛瀉，騰起濛濛的水霧如神工浸染，山嵐設色之妙矣。我站在遠處欣賞瀑布的壯麗景觀，用鏡頭把一切美景攝入眼簾。

天之空靈，地之廣袤；高山叢林，長河斜日；抑或是花蕊與蜂蝶，都能激起自然生命的浪花。面對這些，每個人都會懷有同樣的

旅行的證明

依我看，旅行不僅祇是將我們的身體帶往遠方，讓我們成長；旅行更大的功能，還是影響我們在自身社會的地位。美洲的一個印第安部落，剛成年的印第安少年，其弱冠之禮即獨自一個人放逐於人煙未至的原始深山。祇帶著一隻弓和幾根箭，幾近赤身露體與天地接近。或許幾天，或許幾個禮拜，年輕人會感到某種類似天啓的靈感，然後，回到部落，宣佈自己的啓蒙。從此，這名年輕人將正式成為部落的重要成員。

對很多人來說，每一趟出遊，都像在尋找天啓的旅程。找到了天啓，回到部落，就能展示自己的優越性。口說無憑，最好還有些證據。於是，每一代的「哥倫布」就不斷從另一個世界搬東西回到自己的世界。瑪瑙，香料、絲綢、鑽石、烏木、織品、金銀幣，工藝品。一箱又一箱，一船又一船。除了實際的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旅行的證據。

世故的旅人祇好開始往更冷僻的品位發展。觀光團是不能再跟了，得自助旅行；羅馬不能再去了，得去南極或是北極。

到了雅趣。被姐妹們封為「怡紅公子」的賈寶玉，儘管成天無事忙，與小姐丫環嬉戲打鬧；但肚子裡畢竟還是有點兒墨水，尚能吟出「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這樣的佳麗詩句來。全然不學無術、到處沾花惹草的薛蟠，頂多祇會胡謔「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嗡」。

古學深厚，詩文了得，這對清新脫俗的漁人來說，可是如虎添翼的大好事呀。能武能文，簡直就是「獨釣寒江」的高人復出，是「柳絮才」之翻版。試想，閣下志在魚時，狡猾的魚兒哪裡是你的對手？閣下志不在魚時，山水便是你靈動思緒的催化劑，奇文佳句頃刻孕育而出。似此，一石雙鳥，令人稱道也。

誠然，能漁者，一般而言，都是有閒者。你若無文才詩意也不打緊，出外搏擊長空時，不妨攜帶一書，或《千家詩》，或《古文觀止》之類的古籍，暇空瞞上幾眼。久之，縱使不會作詩，也會搖頭晃腦吟誦；不會作文，也能背誦幾段好詞句來。若能悟透詩文別具一格之意境，則更妙，你的心靈便受到風雅頌的洗禮。

清風明月，柳絮飄飛。漁人若夜宿山野之家，或引頸高歌，或提筆作文，或案頭讀書，那可是為短暫的休閒釣增添了無窮趣味啊。與此同時，多讀書，讀好書，也對漁人的整體素質的提昇起到一些作用，可謂功德無量。

愛。

少年好似花的蕾，樹的芽，清新可人，朝氣蓬勃，明亮皎潔。

而青年，別的不說，單是那真摯地愛別人和幸福地被人愛，就值得咀嚼回味一輩子。

那麼中年呢？西語說，人的生活四十歲才開始。我想這既與物質條件有關，也和年齡有關。中年是成熟的，丟棄了淺薄積蓄了深沉。這時候，更懂得生活和生命的意義，處理事情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至於老年，這個階段猶如漫漫旅程後走到了一片開闊地。一切都盡在眼底，瞭然於心，心境更為豁達，更能順應自然。陸游就曾寫過這樣的詩句：「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問我老。」每個人都有老的時候，坦然面對是可敬的，而更可敬的是老有所為。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卸任後，精心經營一個美麗的花園，以一個老花匠的身份過著平凡人的生活，值得效仿。這個年紀，沒有了工作壓力、子女拖累和名利羈絆，活得更自我、更恬淡、更快樂。正是「已向花間留晚照，更從秋後覓陽春」的境界。

寫到此，想起一首禪詩：開悟之前／砍柴／挑水；／開悟之後／砍柴／挑水。

年齡是一段一段的，每一段自有每一段的美麗。無論你現在處在哪個年齡段，都有值得你珍惜和驕傲的地方，也都有值得世人欣賞的地方。只要我們像熱愛青春一樣熱愛生命，即使花樣的容顏不再，依然可以擁有花樣的雋永與優雅。

這便是生命的魅力。

夏日靜好

此時，你或許在狂飲冰凍礦泉水，或許已經將空調轉到最低溫度，或許你正在不停地詛咒老天爺。而我依舊氣定神閒、神清氣爽，並想認真地對你說：夏日靜好！

其實，我和你一樣被高溫包圍，被濕熱困擾，被酷暑煩擾。我不是神仙，也不能遠離無處不在的夏。但是，我相信，與明媚的陽春、蕭瑟的秋日、寒冷的冬天一樣，夏也是上蒼的饋贈，在四季的輪迴裡，有著不可或缺的魅力。

或許你嚮往四季如春的城市，或許你嚮往終年冰雪的北極；可是，單調的人生畫面會少一些情趣，少一些驚喜，可是一份歲月流轉的幸福沉澱。每一個季節，都像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朋友，有著迥然不同的性格，正是他們裝點了我們豐富的人

人與自然

我們與自然有距離了。

鳥可以飛來飛去，在樹上做窩。它們聞著花香，吹著大自來的風。而人類住進了火柴盒一樣的房子，害怕風雨。我們對氣溫也不滿意，夏天嫌熱，冬天嫌冷。我們買來空調，根據皮膚的感覺把溫度調到舒適的地步。我們還買來空氣淨化器，嫌空氣太污濁了。

水也是，原本十分清澈的，現在在非加淨化劑。地球上的水並不屬於我

激情，但各具神采，各行其意，橫豎逃不出詩一般的浪漫。此情此景，我獨行自若，凝聚在心頭的是一種無法名狀的甜美，或急或緩地滋潤了我的心田。

此時天已近晚。那蜿蜒而上的石徑小道，暮色中烘托出少數民族導遊姑娘輕盈的倩影。我們幾個遊客隨著她，踏著如歌的節奏前行，真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

月光如水，遠處的溪流像飄落在山腳的晶瑩透明的玉帶，煞是美妙。我打開隨身帶的一小瓶酒，品嚐著一些叫不出名的山果，自斟自飲起來。

對面窗口稀疏的燈光，令我想起白天速寫時，導遊少女的目光。她總是羞澀地把臉靠在女遊客的肩頭，生動的眼中卻流露出好奇的目光，打量我這個拿著畫筆的與眾不同的遊客……

也許是匆匆半日走馬觀花的疲勞，也許是酒精使然，想做一些什麼，但終歸什麼也沒做。雖然紙已舖好，筆已備好，但困意來襲，我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夢鄉。夢中，我又回到了兒時，天是被，地是床，山是我的小枕頭，那汨汨流水的聲音如同媽媽唱出的柔美動聽的催眠曲……



男人的姿色

近日，收到一條短信：「事業是男人的姿色，姿色是女人的事業。」前半句我由衷贊成，說得太好了，深得我心。後半句則因其多少有輕視婦女之嫌，儘管不無道理，但我有所保留。

男人自然也是有姿色之說的。美男子與醜八怪是兩個極端，多數人則姿色平平。但男人的姿色，半是父母所賜，半是自己掙來的。

放眼看去，那些事業成功的男人，無不神采飛揚、氣宇軒昂，臉上充滿自信，嘴角帶著微笑。因為那姿色是來自內心的。從外觀看，他有可能會其貌不揚，也可能會五官端正，但是成功的事業會讓他變得滿面春風、笑意盎然。

而沒有事業、無所作為的男人，即使長得貌似潘安，那姿色也是慘淡的。眼睛大卻無神，皮膚白卻無光，頭髮多卻無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男人沒有事業就等於沒有姿色。

女人確實可以靠姿色打天下，有幾分姿色事業就成功了一半，譬如楊貴妃、王昭君們。而男人則不然，武則天養的小白臉張昌宗，得勢時大家都眾星捧月般捧他，一旦失勢連腦袋都保不住。

男人的事業，一般要到三四十歲才見規模。以此來看。男人最動人時不是二十來歲，而是在而立或不惑之年。所以，你看那些三四十歲的成功男人，個個顧盼自雄，躊躇滿志，左護右擁，美女如雲。當然，要說那些美女都一門子心思盯著成功男人的錢包，那也不夠公平。在她們眼裡，除了鈔票，成功男人自有其過人魅力，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那「姿色」絕非毛頭小子可比。

如果用傳統的審美觀點來看，魯迅、列寧、愛因斯坦、托爾斯泰、莎士比亞、丘吉爾等著名男人，都是相貌欠佳，或五短身材，或蓬頭垢面。但是，他們成就的偉大事業把他們變得漂亮起來，到處有他們的雕塑和畫像，怎麼看怎麼讓人景仰，怎麼看怎麼讓人喜歡。他們成了美的化身。

當然，倘若你不僅事業不凡而且姿色出眾，就像「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公瑾，那也就祇有江東小喬的國色天香才能配上你，祇有東坡居士的如椽大筆才能描繪你。倘若有如此造化，那不知道是多少世修來的福，你就沒事偷著樂吧。

的，所以理應減去：她與前夫的婚姻，有一整年是在爭吵中浪費掉的，減1歲；她與好友因事翻臉，兩年友情算空白，減2歲；她出演過一部爛片，那一年毫無價值，又減1歲；她曾與某男星屢傳緋聞，那一年沒有意義，再減1歲。這般算來，她整整少了5歲，一下從40歲減成35歲。被減去的歲月，正是麥當娜失意不順的時候，而她的智慧就在於：對無法改寫的過去，她選擇理智地減掉和放棄它們，從而更好地把握現在，創造未來；對無法改變的生理年齡，她選擇積極地改變心理年齡，保持良好心態，保持年輕的心，讓心理年齡越減越小，讓自己越活越年輕。

減去虛度的光陰和虛擲的年華，就等於在給生命減歲，讓自己重拾青春，重新來過；減去失敗的經歷和痛苦的記憶，就等於在給心靈減負，讓自己心境不老，永葆青春。

年齡加減法，加入的是珍惜的時光，減去的是浪費的歲月；加入的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時光，減去的被揮霍被空耗的歲月。善用減法，可理智地梳理和清點過去；善用加法，可合理地安排現在，規劃未來。

生。

而世間的一切也不是絕對的。熱情的朋友也有冷漠的面孔，快樂的朋友也有傷感的時刻。就像春天不僅僅是花開的快樂，也有陰雨綿綿的煩惱；夏日枝頭少了青蔥的茂密，卻是果實豐收前的暫時寂寥；寒冬有雪花和冰雕的美麗，也有徹骨的寒冷阻擋出行的願望。

說到底，夏日讓我們失去風度、失去寧靜、失去優雅的，不是高溫和濕熱，而是我們雜亂無章的心緒。看看樹蔭下對弈的老者和廣場上翩然起舞的婦女，還有那些快樂嬉戲的孩子，他們也在夏中，卻沒有受到夏的束縛，反而在享受著夏的樂趣。

「一年之計在於春」，那是對春天的讚頌，並不是亘古不變的定律。所謂「心靜自然涼」，當我們平復了心情，夏日靜好也是好時機。我們可以遠足、健身或讀書。如同我，一定要在盛夏寫下這篇《夏日靜好》一樣，你也應該不埋怨，不虛度，不錯過夏；感受夏的脈搏，追逐夏的氣息，收藏夏的感動。

……在做過一番手腳之後，青椒胖得像茄子，紅棗大得如毛桃，小雞蒙著眼睛瘋長，加速飛上了豐盛的餐桌。

河流是大地的肚腸。把污水排進河流，自然就會生病。某天，我驚奇地聽到了小鳥的鳴叫——我已經好久沒有聽到了。可惜的是，小鳥是在我的籠子裡，沒有自由，沒有快樂。

小鳥以前是不怕人的，他們就在村子裡，在屋前屋後，在我們身邊。可是現在，它們怕人了，離人遠遠的，怯怯的。

這些，多少反映了如今我們與自然的距離。其實，人不應該成為自然的敵人。人也不應該忘了自己來自何方。